

今日十五,天清气朗,晚饭后便泡了月光白,待月生。月光白须就着月光来饮,方不致折了这样的好名号。

“月光白”得算白茶中最独特的存在,普洱茶区的大叶种,自然萎凋,轻度发酵。圆融了普洱和白茶的茶气,又得乌龙长韵,有遗世独立的气质。大约因为形制好看,上片白,下片黑,犹如月光照在茶芽上,由此得名。又因为香得缠绵,还有个名字叫“月光美人”。月光白实在不是美人香,是一片月光,清澄得很。

我深吸一口月光白,眼前竟似有幽渺微光释出,欲寻时,它又一纵即逝。直至几泡过后,月上中天,茶气里渐浮光蔼蔼,与月的皎白一同清冷冷泻出。果然,月光白须待月生。

“月生”亦是人名,姓王,字微波,陶庵先生最喜爱的女子。“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”,这是陶庵的话。

我抬头看看渐生的月,寒淡,有清光,与冬杪的天气相宜。月光白也有清光,由眼底而入鼻息,唇齿而入喉舌,到肠胃里滚了几滚后,便通体有光了。也分不清是光抑或香,只觉得让人舒泰。想伸了手臂手掌将这光或香挽住,它们偏像月光一样,寻了一丝缝隙便可逃逸,遁

人走人路,兽走兽道,就连牛也会沿着田埂上的辙印回家,那些飞在天空上的鸟呢,它们也有路线吗?

庙庄里的树太多了,村庄像是建在丛林里。树多,鸟儿自然也就聚集于此。你靠着一棵树歇着,冷不丁地会有一小半截树枝砸到你的头上,你捡起来看一看,不像是这个村庄里的树枝。你抬头望望树,树上那些鸟儿低着头望望你,相顾无言。这群鸟雀是“树上的男爵”,轻易不敢下树。它们建造鸟巢的木料掉下来,被你拾到了,不敢指望你能物归原主,只能叹息又白忙活了一场。你把树枝拿在手里掂了掂,对着树上的鸟儿眯着眼笑了笑,拿到灶房和一堆柴火放在一起。

你在两棵树之间拉了一条晾衣绳,晾晒的衣服上布满了补丁,像是地图一样。有一天,你发现补丁上突然多了几个白点,细看,是鸟粪。你又抬头望望树,树上的一群鸟又望望你,叽叽喳喳地闹开了。于是,你无奈地摇摇头,骂骂咧咧地说,迟早砍了这棵树。

其实,你从来没有想过真正要去砍掉这几棵树,它们从幼苗开始就被你种下,每一天和你相处时间最多的除了田地就是这些树了。你在田里干活憋着一泡尿,也要忍着回来洒在树苗的根上,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有了

去时还有风,想来是夜里的风也寻它了。

月生的冷里亦有清光,挟了风来,让局促的人更局促,狎褻之人报之羞赧。

月生出身秦淮河最低等的朱市,却成为秦淮风月之首,与说书人柳敬亭同为南京“行情人”。月生为妓,偏含冰傲霜寡言笑。有公子与她同寝食半月,不曾得到她开声一句,一日口噤,众人哄然以为祥瑞,公子再三央她,才蹇涩说出“家去”二字。月生即便“眠姪羞涩”独自凭栏,气质亦能夺人,众妓一见登时徙避他室。月生擅书画,解吴歌,仍旧不轻易开口。月生与陶庵好友闵老子相契,便是大风雨、大宴会,也必得至闵老子家啜茶数壶才走。月生……

就是这样一个女子,让对女性施笔恹恹的陶庵反复提及。陶庵将她比作茶,“白瓯沸雪发兰香,色似梨花透高低”,大约就是他手制的兰雪茶的模样,色泽与香韵。汤沸如雪,香似兰,色比梨花白,不也是月光白么?我们有理由相信,月生就是陶庵心中的白月光,澹然清冷,空寂疏离,在天上,也在心上。

同样一个王月生,余澹心《板桥杂记》着笔为“异常妖冶,名动公卿”。我原是极爱余怀记录的秦淮风月,一度起过早生三

树,那些鸟就来了,这些后来者整天跳来跳去,虽然有些吵闹,可是也显得有了人气。人活着,不就图个热闹吗?没有了声音,生活也会暗淡无光。没有鸟雀的村庄,该多么的落寞啊。

于是,你决定和这些鸟雀和平共处。

日子久了,你看见这些鸟儿经常飞出去,好长时间又飞了回来。鸟喙上还衔着树枝、草屑或者米粒,它们在建造巢窝,喂养幼鸟。你感觉自己和这些鸟雀有太多的相似,它们住在树上,你住在庙庄里。一样地日出而作(或许它们比你早些),从未想过让自己停歇下来。一个庄稼人,停下来了总感觉心里空荡荡的。就算是农闲了,也不能让手闲着。把猪圈的围墙砌得再高点,把屋脊上的那棵野草铲下来……实在找不到事情做了,你就扛着一把铁锹去田里转转,培培田埂上的土,扶正一棵秧苗。总之,不能闲着。这些鸟雀不也是一样的吗?它们和你一样生活在庙庄里,只是它们住在树上,住得高些,它们劳动的范围也更广些。那些树枝草屑或许是另一个村子里的,被它们衔了回来,加固在自己的巢穴上。它们挥动着翅膀,看得或许比你更远,走过的地方或许比你更多。就算它们收了翅膀,也要在树枝上蹦蹦跳跳的,看看其它树上的

D

月光城 随笔

## 待月生

王亚

百年为须眉男子一访秦淮的念头。便不当宗室王孙乌衣子弟,只做个寻常书生,乃至在勾栏酒肆当个小二龟奴亦无不可。在那欲界仙都升平乐国,看惯织丽繁华,享尽艳冶流绮。及至读到余澹心写月生这一节,我竟起了厌憎,陶庵笔下寂寞似仙的月生在他这里简直被污糟了。若不是他字里行间“楼馆劫灰,美人尘土”的感伤,我怕是避之如仇了。我自然无从知晓陶庵见“异常妖冶”四字时,会对余怀生出怎样的嫌恶,他是冷僻之人,想来即便嫌恶也不屑同一个书生后辈辩驳。随他去罢,念及此,我也释然。

余澹心虽替这许多美人作记,心底里总仍旧当她们是妓,而陶庵则有着发自内心的疼惜与懂得。他看美人,如同百余年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,王月生之冷清也似林黛玉。或说,红楼一梦里有陶庵梦影,细细寻来能得许多映照。

譬如朱楚生与龄官。

同为伶人,又都戏好。楚生楚楚谲谲,龄官袅袅婷婷。楚生孤意在眉深情在睫,龄官眉蹙春山眼颦秋水。楚生色虽不美,却即便绝世佳人也无她烟视媚行之

姿。龄官呢,有林黛玉之态,大约也娇花照水弱柳扶风。

二人最相似处还在于深情。一日午后,楚生独自在幽暗林间哭泣,问她只低头不语泣如雨下。而百余年后,曹雪芹写龄官,亦是午后。蔷薇架下,用金簪在地上痴痴地画“蔷”字,被骤雨淋湿尚不知觉,将局外人宝玉都看痴了。陶庵并未写他见楚生哭泣时,自己是何情状,大约也形同宝玉,痴了一般。

一往情深的楚生终以情死。龄官后来如何,曹雪芹未交代,无非也是一个“情”字。

从来佳人多薄命,月生的结局比楚生更不堪。月生被父亲以三千金卖给了贵阳人蔡如蘅,张献忠攻破庐州时,又被掳去做妾。“偶以事忤献忠,断其头,函(一作‘蒸’)置于盘,以享群贼。”这是《板桥杂记》里所述。

庐州人余瑞紫《张献忠陷庐州纪》里又有另一版本。张献忠见月生貌美,意欲污辱,月生大骂,被张献忠刺死。

王月生就这么香消玉殒。全是凄凉。

写《王月生》时,陶庵已七十有五,但仍只记得她“寒淡如孤梅冷月”。他未尝不知道她的死,只是不愿意写罢了。

C

月光城 散文

## 炊烟是飞鸟的归途

王光龙

鸟雀和这个村子。

临近中午了,你扛着锄头回家,烟囱里的炊烟升起。这群鸟雀看见了炊烟,便一起从远方飞了回来,像是知道快到了饭点。炊烟升起,就是你唯一和这些鸟雀交流的时候。被草木棉柴煮熟的饭格外香甜,这些鸟雀不安分起来。你端着饭碗蹲在门口的石墩上,有些胆子大的鸟雀就扑了下来。你用夹着筷子的手去赶它们,它们却一点也不怕。也许,它们知道你是个老实的庄稼人,更加是个令人放心的邻居。你从碗里拨出米粒、豆根在地上,它们争着啄食。你笑了笑,吃饭也要图个伴。

其实,它们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们吃你碗里漏下的剩饭,在你挑着稻捆从田里爬上田埂的时候,也许曾偷偷地衔几束稻穗飞跑了。它们胆怯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和你卑微地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不是很相似吗?你故意把碗里的饭拨出了许多在地上,假装转身走向屋内。那些鸟雀全都飞了下来,一粒粒啄完,它们不种植粮食,却从来也不糟蹋一粒粮食。

似乎成了一种习惯,你习惯于蹲在地上吃饭,就算是坐着,也总是把鞋脱了垫在屁股上,你习惯了和大地挨得更近

些,对于人类而言,还有什么比土地更加让人有依靠感呢?人行走在大地上,大多时候背朝天,脸朝的却是土地,土地的一切都被你看在眼里。人是一个靠近大地的动物,无论是身前身后,还是和土地最亲。住在大地上的人,要时常接地气,才能踏踏实实地活在这片大地上。对于天空,你只有想到天气和鸟雀的时候才会抬头望望。那些飞翔的鸟雀,飞在白云下,似乎比你更加地忙碌。人类和鸟雀,谁比谁高贵呢?你是万物的主宰,它们却高高在上,俯视着你。你不能说它们目光短浅,鸟雀的眼里是远方,你的眼里只有眼前的庄稼。

天冷了,田里闲了,你会挎着箩筐去地里捡拾散落的穗子,一束束都积攒起来,这些都是一粒粒粮食。庄稼人舍得卖力气,就是舍不得糟蹋粮食,有了粮食,心里就踏实,也能放心大胆地甩开膀子继续在田里卖力。这次,你却对这些鸟雀破了例,决定给鸟雀们留下一些,让它们也尝尝一下浸泡过你汗水的粮食。

冬天了,树枝变得光秃秃的,那些鸟雀也都飞走了。你敲着碗,像是呼唤回家吃饭的孩子,只是,那些鸟雀还认得你点起的炊烟,记得回来的路吗?